仲景傷寒補亡論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八

河南郭雍譔次

不可發汗四十條　可發汗五十八條

不可發汗四十條

傷寒本論曰夫以爲疾病至急倉卒尋按要者難得故重集諸可與不可方治比之三陰三陽篇中此易見也又時有不止是三陰三陽出在諸可與不可中也

仲景曰少陰病脈細沉數病爲在裏不可發汗

又曰太陽病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之以榮氣不足血少故也龐氏云前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宜桂枝湯不責榮不足蓋尺脈長大而遲此必軟緊而遲不可汗宜小建中湯雍曰桂枝本爲解肌不動經故前陽明證中用之麻黄則發汗動經也常氏云可小柴胡湯雍曰傷寒陽脈濇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與小柴胡湯二藥可相須用也故龐氏又曰凡脈緊病必無汗唯濡而緊必有汗勿誤行

桂枝宜建中湯也

又曰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一作濡而微弱龐氏曰汗則厥而煩躁不得眠常氏云可附子湯

又曰脈濡而弱弱反在關濡反在巔微反在上濇反在下微則陽氣不足濇則無血陽氣反微中風汗出而反躁煩濇則無血厥而且寒陽微發汗躁不得眠雍曰宜與小建中湯

又曰動氣在右不可發汗發汗則衄而渴心苦煩飲則吐水龐氏曰動氣者謂心腹中虛氣動若誤汗者

先服五苓散一服次服竹葉湯朱氏曰凡脈濡弱不可發汗諸動氣在心腹上下左右不可發汗諸脈動數微弱不可發汗皆宜小建中湯煩躁者宜竹葉湯

雍曰諸動氣不可發汗者皆宜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又曰動氣在左不可發汗發汗則頭眩汗不止筋惕肉瞤龐氏曰此爲逆難治先服茯苓白术散汗止續與小建中湯朱氏同雍曰汗不止筋惕肉瞤者皆亡失津液證不可茯苓湯也

又曰動氣在上不可發汗發汗則氣上衝正在心端龐氏云李根湯主之朱氏同常氏云可奔豚湯

又曰動氣在下不可發汗發汗則無汗心中大煩骨節苦疼目運惡寒食則反吐穀不得前一云穀不消化龐氏云先服大橘皮湯得吐止服小建中湯朱氏同常氏云可柴胡桂枝湯茯苓湯小半夏湯雍曰大橘皮湯茯苓湯小半夏湯皆可用以止吐吐止而心中煩骨節疼惡寒證不去者服柴胡桂枝湯後服小建中湯

又曰咽中閉塞不可發汗發汗則吐血氣欲絕手足

厥冷欲得踡臥不能自溫龎氏云甘草乾薑湯主之常氏曰咽中閉塞可小柴胡湯設經發汗吐血者柏葉艾葉湯金匱方氣微厥厥逆踡臥者可當歸四逆湯

又曰諸脈得數動微弱者不可發汗發汗則大便難腹中乾一云大便難胞中乾胃燥而煩其形相象根本異源雍曰宜小建中湯

又曰脈濡而弱弱反在關濡反在巔弦反在上微反在下弦為陽運微為陰寒上實下虛意欲得溫微弦為虛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不能自還常氏云可當

歸四逆湯

又曰欬者則劇數吐涎沫咽中必乾小便不利心中飢煩晬時而發其形似瘧有寒無熱虛而寒慄欬而發汗踡而苦滿腹中復堅一作踡而心痛常氏云可柴胡乾薑桂枝湯小青龍湯理中丸雍曰脈經以上二證合而為一雍謂自欬者之下為欬者劇證欬者之上為不欬未劇之證二證之脈皆濡而弱也欬證裏寒多宜小建中湯理中丸附子湯微溫之

又曰厥脈緊不可發汗發汗則聲亂咽嘶舌萎聲不

得前雍曰厥陰經緊則引舌與卵故舌卷而囊縮若緩則舌萎聲不得前故厥厥脈緊者不可發汗恐其脈緩也厥厥脈緊者宜四逆湯緩者宜小建中湯或言宜白虎小柴胡皆不可用

又曰諸逆發汗病微者難差劇者言亂目眩者死一云讝語目眩情亂者死命將難全

又曰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爲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

也常氏云可小柴胡湯雍曰亦宜先服小建中湯

又曰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千金翼云寒多熱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常氏云可小柴胡湯雍曰亦宜甘草乾薑湯

又曰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常氏云可小柴胡湯

又曰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常氏云可小柴胡加芍藥地黃湯

又曰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目直視不能眴不得眠常氏云可犀角地黃湯

又曰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宜禹餘糧丸本方闕常氏云只取一味禹餘糧石火煆末服之亦可雍曰禹餘糧不用石殼此火煆末服則是殼也

又曰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常氏云可豬苓湯芍藥地黃湯

又曰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痓常氏云可小柴胡湯痓者葛根桂枝湯雍曰更詳治痓門中

又曰下利清穀不可發汗汗出必脹滿雍曰宜溫其裏後隨證治之

又曰欬而小便利若失小便者不可發汗汗出則四肢厥而逆雍曰設誤發汗宜甘草乾薑湯當歸四逆湯

又曰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厥者後必熱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必口傷爛赤雍曰已見厥陰卷中厥論并問

又曰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少陽不可發汗常氏云可小柴胡湯

又曰傷寒頭痛翕翕發熱形象中風常微汗出自嘔

者下之益煩心中懊憹如飢發汗則致痓身强難以
屈伸熏之則發黃不得小便灸則發欬唾常氏云可
小柴胡湯桂枝加葛根湯茵蔯蒿湯小青龍湯雍曰
各隨證用之頭痛發熱汗出卽小柴胡湯心煩喜嘔
亦柴胡痓而身强用桂枝加葛根湯不得小便而欬
唾則小青龍湯熏之發黃則茵蔯蒿湯也
又曰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强痛或眩冒時如結胸
心下痞鞕者不可發汗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
發汗則讝語脈弦五六日讝語不止當刺期門

又曰太陽發汗因致痓雍曰前本病云太陽病發汗
太多因致痓
又曰少陰病欬而下利讝語者此被火氣刧故也小
便必難以强責少陰汗也常氏云可桂枝去芍藥加
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小便難者五苓散
又曰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强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
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者是名下厥上竭爲難
治常氏云可芍藥地黃湯雍曰仍灸三陰交涌泉二
穴三陰交難取涌泉尤奇

王叔和曰冬時發其汗必吐利口中爛生瘡千金翼同

又曰汗出多熱發其汗亦堅雍曰堅字宜作痓前有云發汗太多因致痓也

又曰病人脈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以醫發其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數爲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令吐也常氏云可與小半夏湯溫中湯

又曰傷寒四五日其脈沉煩而喘滿脈沉者病爲在裏不可發汗津液越出大便爲難表虛裏實久則讝

語常氏云可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脈沉裏實讝語者調胃承氣湯

又曰傷寒有五皆熱病之類也同病異名同脈異經雖俱傷於風其人自有痼疾則不得同法其人素傷於風因復傷於熱風熱相搏則發風溫四肢不收頭痛身熱常汗出不解治在少陰厥陰不可發汗汗出讝語獨語內煩躁擾不得臥善驚目亂無精治之復發其汗如此死者醫殺之耳出醫律朱氏曰風溫不可發汗宜萎蕤湯雍曰仲景以風溫濕溫爲傷寒四種

壞病難經以濕溫爲五種傷寒皆屬傷寒也餘見風溫本門

又曰傷寒濕溫其人常傷於濕因而中暍濕熱相薄則發濕溫病苦兩脛逆冷腹滿叉胸頭目痛苦妄言治在足太陰不可發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聾不知痛所在身青面色變名曰重暍如此死者醫殺之耳出醫律

朱氏曰白虎加蒼朮湯

又曰濕溫多汗其脈陽濡而弱陰小而熱

龐氏曰不當汗而强汗之則津液枯槁而死

可發汗五十八條

仲景曰大法春夏宜發汗龐氏作春宜汗

又曰凡發汗欲令手足俱周時出以漐漐然一時間許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若病不解當重發汗汗多必亡陽陽虛不得重發汗也

又曰凡服湯發汗中病便止不必盡劑也

又曰凡云可發汗無湯者丸散亦可用要以汗出爲解然不如湯隨證良驗

又曰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

湯

又曰太陽病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屬桂枝證一法用麻黃湯

雍曰麻黃桂枝二湯分惡風惡寒有汗無汗用之如太陽本證龐氏曰惡寒者不當風而憎寒惡風者當風而憎寒皆屬表證

龐氏論桂枝證曰凡桂枝湯證病有常自汗出小便不數手足溫和或手足指稍露之則微冷覆之則溫渾身熱微煩而又憎寒始可行桂枝湯若病者身無汗小便數或手足厥冷不惡寒反惡熱或飲酒後切

不可桂枝湯也此則中風自汗用桂枝湯證又論麻黃證曰傷寒之脈緊盛而按之濇是也脈浮而緊浮爲風緊爲寒風傷衛寒傷榮榮衛俱病骨節煩疼外證必發熱無汗或喘其人但憎寒手足指末必微厥久而復温掌心不厥此傷寒無汗用麻黃證也

又曰脈緊必無汗設有汗不可誤作桂枝證

仲景曰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屬桂枝湯

又曰病人脈浮大問病者言但便鞕爾設利者爲逆

大便鞕爲實汗出而解何以故脈浮當以汗解

又曰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譫語弱者發熱脈浮解之當汗出愈常氏云可柴胡桂枝湯渴者五苓散被火譫語者龍骨牡蠣救逆湯

又曰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潮熱者屬陽明也脈浮虛者當發汗屬桂枝湯

又曰病常自汗出者此爲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榮氣和諧故爾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屬桂枝湯脈經云病常自汗

出此爲榮氣和榮氣和而外不解此外衛不和也榮行脈中爲陰主內衛行脈外爲陽主外復發其汗衛和則愈雍曰二者語小異而理皆通脈經尢明恐本論爲後人筆削葢榮氣獨和而衛氣未和也故其病外不解榮衛二氣本相和共循脈內外而行也今寒不傷榮而榮氣獨和風反傷衛而衛氣不和則榮衛不相通不得諧循脈內外而並行是以其外不解也必復發去衛中所中之邪風然後榮衛諧和而病解矣所以用桂枝者以桂枝能和衛而不能至榮也所

以不用麻黃者以麻黃俱入榮衛反復動已和無疾之榮氣使榮衛俱虛俱出而爲汗遂令汗漏不止則人殆矣此古人解表精微之意因世人疑榮氣和而外不解之語故詳明之

又曰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衛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屬桂枝湯證雍曰前證言榮氣和而反不及衛此證言衛氣不和而不及榮其實一證也但前證謂常發熱而汗出者此證謂發熱汗出有時者故論言先其時發汗則愈其用桂枝

則二證皆同

又曰脉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傷衛寒則傷榮榮衛俱病骨節煩疼可發其汗宜麻黄湯雍曰此榮衛俱傷之證所以不用桂枝

又曰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屬桂枝湯外解已血未下少腹急結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

又曰太陽病微喘者表未解也宜桂枝加厚朴杏子湯

又曰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屬麻黃湯證

又曰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屬麻黃湯證

又曰太陽病脈浮者可發汗屬桂枝湯證

又曰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當復發汗服湯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屬麻黃湯證

雍曰服湯已者謂服麻黃湯已也衄家不可發汗而此用麻黃湯蓋久衄之家旣已亡血故不可汗今緣

夫發其汗致衄故當泄其毒氣也

又曰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屬麻黃湯一云用桂枝湯龐曰亦分中風傷寒有汗無汗二證而用桂枝麻黃二湯也

又曰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淸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屬桂枝湯常氏云疑其誤也設須發汗當用麻黃湯不然用桂枝麻黃各半湯取小小汗出而已龐曰亦當分有汗無汗二證而用湯也其小便淸者知

不在裏故不用承氣湯而用二湯也

又曰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温其裏乃攻其表温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雍曰下利裏證身疼痛表證也

又曰下利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宜桂枝湯雍曰可與前證相續

又曰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屬桂枝湯

又曰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

屬桂枝湯證

又曰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爲榮弱衛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風宜桂枝湯證雍曰榮弱者自和也衛强者風邪乘之也欲逐風邪須令桂枝入衛則不動榮也

又曰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屬桂枝湯脈經云氣不上衝者不可與服

又曰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則愈龐氏曰風池足少陽之經陽維之會不鍼天柱而取風池者陽維維諸陽巨陽爲諸

陽主氣故也
又曰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小腹上搶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
又曰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者葛根湯主之
又曰太陽與陽明合病必自下利不嘔者屬葛根湯
又曰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宜葛根加半夏湯
又曰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

未解也喘而汗出者宜葛根黃芩黃連湯

又曰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屬麻黃證龐氏云身疼痛骨節煩疼凡脈浮數或脈浮緊無汗小便不數病雖十餘日尚宜麻黃湯也

又曰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也屬麻黃湯證

又曰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或頭痛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

者不可服之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
又曰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
者可與大青龍湯發之雍曰大青龍湯惟有此二證
最爲難識故世醫多不能辨用之亦多誤也前曰太
陽中風脈浮緊者此卽中風見寒脈也後曰太陽傷
寒脈浮緩者此則傷寒見風脈也龐氏曰似桂枝證
反無汗而脈緊似麻黃湯證反身不疼而脈緩此爲
大青龍證其言皆不難知其要則在太陽中風脈浮
緊太陽傷寒脈浮緩而已然大青龍發汗過於麻黃

湯遠甚如中風見寒脈汗不出者倘可用設或中風見寒脈自汗出者安敢更用青龍湯發表故仲景又曰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之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蓋謂服之則汗漏不已至於亡陽之極則必厥逆而生筋惕肉瞤之證不可治也世醫所以多誤用者正謂此如是則大青龍之證又當於中風見寒脈之中再分有汗無汗作為兩證則大青龍當有三證其兩證無汗者可服大青龍其一證有汗者不可服也有汗一證既不可服大青龍湯則有

證無藥矣自仲景之後古今未嘗議此一證所以後
人多誤雍謂此一證當用桂枝麻黃各半湯仲景本
以此湯治發熱惡寒形如瘧者且瘧之發寒本因傷
於寒瘧之發熱本因傷於風惟瘧具風寒二證故與
大青龍其源相似但恐病重藥輕雍又妄意大青龍
三證皆可代用惟無汗者微加麻黃有汗者微減麻
黃用之則尤善雖曰藥輕其實對證又無誤用之失
不猶愈乎龐氏云桂枝石膏湯夏至後可代桂枝證
用之更加麻黃去節半兩代麻黃湯青龍湯用之然

言無少陰證可用者三陰俱不可發汗獨少陰爲甚也

又曰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宜小青龍湯

又曰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屬小青龍湯證

又曰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

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溺腹滿加噦者不治薙曰發黃不溺而噦者宜多服茵陳五苓散大通小便若無表證脈不浮則十棗湯下之

又曰太陽病十日以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

又曰中風往來寒熱傷寒五六日以後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鞕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

微熱或欬者屬小柴胡湯

又曰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强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屬小柴胡湯證

又曰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

又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璀曰少陰病不可汗惟此一證可微發也

又曰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利小便

發汗

又曰太陽病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

龐氏曰芍藥味酸脈促胸滿成結胸故去芍藥全用

甘辛發散毒氣也

又曰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痛項强翕翕發熱無汗

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湯

主之

龐氏曰傷寒三日後與諸湯不差脈勢如故陽氣猶

在經絡未入藏府宜桂枝石膏湯此湯可夏至後代

桂枝湯證用之若加麻黃半兩可代麻黃青龍用之

又曰傷寒療治四五日不差身體毒熱面赤者葛根龍膽湯主之兼治陽毒風温

又曰凡發散以辛甘爲主復用此苦藥何也辛甘者折陰氣而助陽氣也今熱盛於表故加苦以發之素問云熱淫于内以苦發之是也

又曰時行熱病六七日未得汗脉洪大或數面目赤身體大熱煩躁狂語欲走大渴甚又五六日以上不解熱在胃中口噤不能言爲壞傷寒醫所不能治如

已死人或精魄已竭心下纔暖發開其口灌藥下咽即活兼治陽毒麥奴丸活人書名黑奴丸
又蒸法曰傷寒連服發汗湯七八劑汗不出者死如中風法蒸之使溫熱之氣外迎無不得汗也古今用效薪火燒地良久去火掃地以水灑之取蠶沙柏桃荊葉糠及麥麩皆可用和鋪燒地上可側手厚鋪席令人臥席上溫覆之熱月只可夾被覆其汗立出候周身至脚心皆濈濈乃用溫粉撲止移之上床即愈如無蠶沙則用麥麩之類亦得雍曰此即千金所載

陳麇邱法已見首篇敘論之後不厭重出也

又曰傷寒差後有不了了證者謂至十日或半月二十日終不惺惺常昏沈似失精神言語錯繆或無寒熱有似鬼祟或朝夕潮熱頰赤或有寒熱如瘧狀此乃發汗不盡餘毒氣在心胞絡間可致也宜知毋麻黃湯

又曰太陽病下之後氣上衝其脈必浮可依證發汗不與發汗則成結胸也凡發汗脈浮大雖大便秘小便少者可發汗而解也

又曰當汗不汗諸毛孔閉塞悶絕而死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八終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九

河南郭雍譔次

汗後四十四條

仲景曰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爲逆如此可小發汗設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熏之若發汗不徹不

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煩躁不知痛處作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脉濇故知之常氏云可柴胡桂枝湯龐氏云用麻黃湯

又曰未持脉時叉手冒心師因教試令欬而不欬者此兩耳聾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常氏云可小柴胡湯雍曰先宜小建中湯

又曰發汗後飲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常氏云治

喘可麻黃杏子石膏湯雍曰傷水者五苓散鈞庄曰宜小青龍湯

又曰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常氏云可小半夏加橘皮湯雍曰可類要四味橘皮湯

又曰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病已差尙微煩不了了者此必大便鞕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鞕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爲小便數少以津液

當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常氏云可小柴胡湯雍曰小便少者津液還入胃則不須服藥也

又曰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譫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常氏云可小柴胡湯

又曰傷寒發汗已身目爲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爲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常氏云可五苓散雍曰黃芪加茵陳湯

又曰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常氏云可理中丸烏梅丸

又曰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屬桂枝加附子湯龐氏曰小便難爲有津液可作汗若小便數不可誤認爲桂枝證也

又曰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謂刺風池風府若形似瘧一日再三發者汗出必解屬桂枝二麻黃一湯

又曰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屬白虎加人參湯

又曰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

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

又曰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與四逆湯雍曰此證首尾都無四逆證恐是字誤今詳重發汗復加燒鍼恐是火劫亡陽驚狂者則當與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若止是火逆因燒鍼煩躁則當與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亦救逆也故恐四逆本是救逆

湯字校正日誤書入四逆一方也

又曰傷寒發汗已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與桂枝湯

又曰發汗後身疼痛脈沈遲者屬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

又曰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子甘草石膏湯

又曰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屬桂枝甘草湯

又曰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屬茯苓桂枝

甘草大棗湯

又曰發汗後腹脹滿者屬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

又曰發汗後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屬芍藥甘草附子湯

又曰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屬調胃承氣湯脈經作小承氣湯仍二證通爲一

又曰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

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中和自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屬五苓散
又曰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屬五苓散
又曰傷寒汗出而渴者宜五苓散不渴者屬茯苓甘草湯
又曰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屬眞武湯
又曰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鞕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屬生薑瀉心湯

又曰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鞕嘔吐而下利者
屬大柴胡湯
又曰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後小便自利者此爲津
液內竭雖鞕不可攻之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
之若土瓜根大猪膽汁皆可爲導
又曰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宜
調胃承氣湯
又曰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
惡寒者屬四逆湯也

又曰發汗後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又曰發汗多亡陽譫語者不可下與柴胡桂枝湯和其榮衞以通津液後自愈

問曰古所謂陰陽交者何也素問三十三篇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出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

能食者精無俾也汗而熱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

問曰素問言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何也雍曰此則陰陽交也靈樞二十三篇曰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生熱病脈盛躁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得汗靜者生

又問曰何以謂之交也雍曰陰極則交陽陽極則交陰交則爭而亂矣故不可極也有生者何如曰靜則生交則死也陰脈脈靜陽脈入靜皆生之證也

問曰何以謂之盛躁雍曰靈樞九篇所謂人迎一盛二盛三盛脈口一盛二盛三盛者此之謂盛也一盛而躁二盛而躁三盛而躁此之謂躁也極者何也人迎脈口四盛皆爲極矣人迎四盛名曰溢陽爲外格脈口四盛名曰溢陰爲內關內關外格死不治即陰陽交也人迎不爲衰陽交也脈口不爲衰陰交也脈口即氣口也

問曰有躁而不盛者何如雍曰靈樞二十三篇曰熱病已得汗出而脈尚躁喘且復熱勿膚刺喘甚者死

是也此雖不盛而喘亦非其宜故喘甚則死也

問曰有煩滿不爲汗解者何也雍曰素問三十三篇曰有熱病身熱汗出煩滿不爲汗解岐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其爲表裏也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厥也治之者表裏刺之飮之湯劑雍曰仲景言傷寒感異氣變爲壞病如風溫溫毒之類則此風厥亦其類也宜刺太谿崑崙服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問曰汗後脈洪者何也雍曰洪大者非不爲汗衰衰而未得盡去非若躁盛全不爲汗衰也故仲景以爲可治之疾然洪大亦有輕重如一盛二盛之說若洪大而無他證者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是也洪大而大煩渴不解者白虎加人參湯除其裏熱也其餘逐證不同者皆依仲景之法治之

問曰汗後飲水多者必喘而治熱病飲之寒水何也雍曰素問三十二篇曰諸治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處身寒而止也此謂治五藏熱

病各刺手足諸經證治與傷寒有異詳刺熱終篇可見故傷寒不可多飲水

問曰素問言熱病已愈時有所遺何也雍曰此謂勞復非汗後證勞復本證詳之

問曰汗後之證或治或不治何也雍曰汗後之證多矣動於脈者重見於證者輕如汗後脈盛躁是邪之曾不退也脈洪大者刺之如汗後尚發熱心下痞噦滿吐利小便或利或不利之類皆正病已衰餘毒未退依仲景隨證治之則愈

千金翼曰發汗後身熱又重發其汗胃中虛冷必反吐也痓曰宜小建中湯四味橘皮湯

又曰發汗後重發其汗亡陽讝語其脈反和者不死服桂枝湯汗出大煩渴不解若脈洪大者與白虎湯

不可吐五條

仲景曰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反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數者以醫吐之過也若得病一二日吐之腹中飢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飲冷食朝食暮吐以醫吐之所致也此爲小逆常氏云

可小半夏加橘皮湯溫中湯

又曰太陽病吐之者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者此爲吐之內煩也常氏云可金匱竹皮湯竹葉石膏湯雍曰大橘皮湯四味橘皮湯皆可服

又曰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急溫之常氏云可小半夏加橘皮湯溫中湯

又曰諸四逆厥者不可吐之虛家亦然龐氏曰諸四

逆脈微弱細或弦遲雖中滿悶不可吐宜橘皮湯枳實散又曰虛家當吐而不敢吐者宜以枳實散壓氣毒痰水過日毒氣入胃乃可微下之

龐氏曰不可吐而强之吐氣築心則死矣

可吐十條

仲景曰大法春宜吐

又曰凡用吐湯中病則止不必盡劑也

又曰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强寸脈微浮胸中痞鞕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為胸有寒當吐之一云此以

內有久痰當吐之常氏云可瓜蒂散

又曰病胸上諸實（一云作寒）胸中鬱鬱而痛不能食欲使人按之而反有涎唾（一作濁唾）下利日十餘行其脈反遲寸口脈微滑此可吐之吐之利則止常氏云可瓜蒂散

又曰宿食在上脘者當吐之常氏云可瓜蒂散

又曰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者宜吐之常氏云宜瓜蒂散

又曰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結（一作緊）以客氣（一作邪結）在胸

中心下滿而煩欲食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吐之常

氏云可瓜蔕散

龐氏曰胸膈痞悶痰壅塞礙脈得浮滑並宜瓜蔕散

吐之産後六七日內下瀉諸藥不效得此脈者吐之

瀉立止

千金傷寒論曰得病無熱但狂言煩躁不安精采言

語不與人相主當者勿以火迫之但以猪苓散一方

寸匙服之當逼與新水一升若二升強飲之令以物

刺喉中吐之病隨吐愈若不能吐者勿強與之水水

停則結心下也當更以餘藥吐之若此病豈不將猪苓散吐解之者其死殆速有水飲爲實者皆難治此三死一生也雍曰心下停水難治之疾須早吐也病源曰寒多熱少可吐者此謂痰多也治雍亦如之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九終